

谁是谁的地狱 谁是谁的地狱

谁是谁的地狱 谁是谁的地狱

谁是谁的地狱 谁是谁的地狱

谁是谁的地狱 谁是谁的地狱

谁是谁的地狱 谁是谁的地狱

陈群 著

谁是谁的地狱

印家本 题

谁是谁的地狱

谁是谁的地狱 谁是谁的地狱

谁是谁的地狱

谁是谁的地狱 谁是谁的地狱

谁是谁的地狱 谁是谁的地狱



陈群
著

谁是谁的 地狱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谁是谁的地狱/陈群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8.1
ISBN 978-7-5063-4181-3

I. 谁…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8790 号

谁是谁的地狱

作者: 陈 群

责任编辑: 懿翎 红雪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乾洋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数: 160 千

印张: 7

插页: 4

印数: 001 - 10000

版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4181-3

定价: 1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楔子

双胞胎对于一个家庭及母亲来说，是双倍的欢喜与获得。但是有人不这么看，比如苏蕾和苏薇的母亲。这对孪生姐妹是单一羊膜，也就是两个胚胎之间没有羊膜隔开，所以姐妹俩的脐带通体缠绕并严重打结。生产的时候医生在她们母亲敞开的肚皮里用了乌龟一样的耐心才把两个小人儿择清。这件事好像也预示了姐妹俩不可避免的深度纠缠的命运。孩子的母亲，这位已近中年的产妇，在肚皮终于被缝上的时候，颤抖着嘴唇呼吸了一口凉气，模模糊糊感觉自己下降到了地狱的最底一层。

跟诗人说的压根儿不是一回事。但丁说最底一层是一个冻结的冰湖，一大群苦恼的靈魂的肉身沉没在冰冻的湖里，成千上百的脸孔嵌在玻璃一样的湖面，都冻成青黑色。双胞胎的母亲冷笑一声，心想脆弱的诗句如何能描述这地狱的最底层？地狱，原本跟空间无关，跟表达无关。她听到自己嘟囔了一句：我不在那里，我有我自己的地狱。

正常情况下，即便是难产，做母亲的也不应该把新生儿的降临联系到地狱。问题就在这里：这位母亲的丈夫，也就是双胞胎姐妹的父亲，基本上是人类中的一朵奇

葩——他因为年轻时候在“文革”中的一段特殊经历而造成了严重的人格障碍，具体说是严重的反社会病态人格和癡症人格，并伴有某些精神分裂早期症状。他的情绪始终跟炸药绑在一起，天天化玉帛为干戈。他认为全世界的事情没有一件值得他心平气和。

这么一个人，偏偏要养鱼。鱼是什么？鱼会像人那么坚强吗？鱼会像人那么抗折磨吗？鱼会像人那么有生命力吗？不会的。事实上不管什么样的鱼只要到了他的缸里很快就会令人震惊地无缘无故地翻起肚皮。因为这件事情，多年来他跳着脚在自家的门前或阳台上，把上下五千年里他所知道的各种各样的人尤其是当今的名流权贵都骂得出血。他认为，他的每一条鱼都是死于这些鸟人的蓄意谋害。他说他有证据。

俗话说女怕嫁错郎。嫁了一个这样的男人，女人身体里任何一点还可能发出光亮的地方都被踩灭了。现在她全身上下从里到外漆黑一片，她的灵魂便因为这样的黑暗离她而去了。那么，对于她来说，地狱，早已无处不在。

双胞胎姐妹苏蔷和苏薇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成人了。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可想而知，在她们的血液里细胞里，在她们不断搏动的心脏里，到处积聚着一个有毒的父亲和一个没有灵魂的母亲所给予她们的荒谬与疼痛。然而她们却漂亮，虽不能闭月羞花，却可以闭全部男人和羞大部分女人。所以，双胞胎姐妹苏蔷和苏薇就像两朵被悉心培植出的罌粟，在令人惊惧的美艳里藏了毒，盛开着。

第一章

1

半岛市，三面临海一面山，兼具温带季风和海洋性双重气候，不寒不暑，可车可舟。所以，御寒、避暑、踏青，都是好去处。这样的城市，春、夏、冬一年三季，都免不了各路游人反复打扰。只有秋天，是半岛人自己的，好在，它已经来了，它已经通过树叶颜色和气味向半岛的每一幢房子打了招呼。

对了，关于半岛市，不可不提它的房子。

半岛市的房子风格迥异，错落有致，以欧式为主，涉及二十四个以上的国家。不知道多少建筑设计大师曾为其折腰。提到这一点，半岛人的心情极为复杂，他们不愿意把那看成是殖民地生活的烙印，通常他们这样介绍：那些建筑展现出东西方文化交融的丰富内涵。

苏蔷苏薇一家就住在一座三层德式砖混结构的楼房里其中的一套。一百多年的房子，虽然外观看上去仍然高大、浑厚、有气势，但一进楼道，就满眼衰败、凌乱和挤迫。空

气中散发着跨世纪的霉味儿。去年房管部门统一修缮，刷了墙油了地板，可那霉味儿很快就从新鲜的涂料和油漆里挣扎出来。从此，楼里人的眼神里也有了那种发霉的味儿。

在这个刚刚到来的秋天的一个上午，突如其来地下起了日照雨。苏蔷站在她和苏薇房间的窗前，因为知道这种雨下不长，所以很有兴致地看着整个过程。苏蔷对所有短暂事物的过程都有很高的兴趣，她认为生活的许多奥秘都在这里边。她父亲不断地弄回家的每一条鱼的生命都是短暂的，她却从中炼得坚硬如剑。

不过单从她的外貌，是看不出这些的。她是一名资深并出色的美容师，除了她无可挑剔的皮肤令人信服，她的文刺技术在这个城市的同行中也无人能出其右。当然，她今天没安排工作，她今天的事非常重要：她要跟何敬旗去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想到何敬旗，苏蔷的嘴唇轻轻抿了一下，似笑非笑地，更远地望向了窗外。她跟太阳一起望着那些无可救药的不断坠落的雨滴，突然觉得，虽然隔了玻璃，她却闻到了雨滴里有一股迫切的秘密的气息。她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蔷蔷，电话。

母亲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身后，阴沉着声音把苏蔷吓了一跳。苏蔷转过身就皱起了眉头：据说母亲年轻时也

是美女加才女，可她竟然选择嫁给父亲那样的男人并且离不开他——一个人精神上得有多么大的缺陷才能这么跟自己过不去？或许真如母亲自己所说，是形势所逼，环境所迫，当时要活下去就必须跟自己的资本家出身决裂，就必须嫁给一个红彤彤的贫下中农——这是属于那个年代的荒诞逻辑，远远超出了苏蔷的理解范围。问题是结果呢？结果就是母亲用她整个的后半生来报复，尽管她并不确知她在报复谁，也没有什么更有效的方式，唯一办法就是疯狂地不修边幅：不知道她有多少件这样的咖啡灰色的旧衬衣，又肥大又没有质感，穿在身上就像一块叹息的脏抹布。苏蔷说，妈，你跟这房子里的味道真是绝配。

苏蔷走到父母屋里接起电话，父亲只把电话装在他们屋里。

喂。

喂，是我，苏薇。

苏薇？你怎么不打我手机？

我想确定你在不在家。

打我手机也可以确定我在不在家。

我这个人就是别扭你不是不知道！再说我还有事情跟爸妈交代，不可以吗？

你找我有什么事？

你不出门吧？

我今天跟何敬旗去登记，你不是知道吗？我等他安排出时间来接我。到底有什么事你？

在我回来之前你哪里也别去了，我有比你们结婚更重

要的事要当面告诉你。真的。

现在不能说吗？

这件事一定要当面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那你尽快吧。

放下电话，赶紧回到房间，苏蔷才注意到苏薇的床破天荒收拾得整整齐齐。她这才想起苏薇今天竟然没睡懒觉，好像一大早就出门了。

肯定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

苏蔷意识到，在不知不觉中自己可能忽略了什么跟自己相关的重要讯息。

可是无论如何，她不相信苏薇要说的那件事会比自己的婚事重要。她讨厌苏薇总是这样言过其实。毫无疑问她要嫁的正是自己想嫁的人，婚礼的日子也定了，就在三个月之后。就是说，三个月之后，她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漂亮地离开这个家了。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

想到这里，她又把嘴唇抿了一下，并露出了真实的笑意。何敬旗深情款款的样子配上杀伐决断的天赋，正是苏蔷对男人的全部幻想，对此她心满意足。

而挂断苏蔷电话的苏薇此时正从自我陶醉的状态转向兴奋。她的一个重要计划就要在今天完成了，她不由得佩服起自己来。她从头到尾都没留意天上下过什么雨。

为了这个计划她把卷发拉直，化淡妆，衣服也穿跟苏蔷同一风格的，连何敬旗都很难区分她俩了。呵呵。苏蔷

竟然毫无觉察。唉，聪明人迟钝起来简直就是为了要走向悲剧，就像梁山伯。

话说回来，苏蔷和苏薇这一对双胞胎姐妹确实也长得太相像，除了苏蔷的大腿内侧有一颗小小的巧克力色的月牙痣以外，两个人再也找不出任何不同的地方。按说她们这种同卵双生的姐妹，性格和智力也应该很接近，但有一种说法——地球每四分钟在黄道上移动一度，如果两人出生时相差的时间恰好在上升星座的交界处，那就会有很大的区别。

看来她们姐妹俩正应验了这种说法。

对此苏薇有她自己的看法。

她认为，她跟姐姐的全部不同均来源于智力的不同。她们同样的基因同样的环境同样的父亲母亲调教出来，应该同样是不良的种子。只是因为苏蔷智力过人，一上学就考第一名，于是老师同学都把她当好学生待，慢慢地她也把自己当成好学生才就真成了好学生，然后顺势做了好人。苏薇认为这不过是表面现象，她认为姐姐肚子里的坏水还在，迟早会往外倒的。

苏薇从不掩饰自己对苏蔷的敌意。这种敌意是怎么来的怎么长在她的身体里的她却从来没有考虑过。不过在今天，在她一生中最春风得意的一天，她分析出两个原因。

第一，上学时她没有一门功课考过及格，迟到早退旷课对她来说根本就不算错误，学校里几个著名的坏学生都

是她的贴心朋友，她跟他们一样臭不可闻。讨厌的是人人都愿意拿她跟苏蔷作比较，让她觉得自己始终是活在姐姐的阴影下，让她觉得苏蔷就像一面镜子跟着她照着她，把她的斑斑劣迹照得清清楚楚——想想吧，她的仇恨怎么能不一天天地增长？

第二，她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苏蔷对她的不屑，这就更使她恼火。她觉得苏蔷简直是有眼无珠，竟然看不到妹妹的精彩：数不清的男人前赴后继地拜倒在她的脚下，丑态百出地把自己的所有奉献给她；她从来不用工作，但什么都不缺，这是多大的本事？她永远不需要像苏蔷那样辛辛苦苦地为别人服务，她觉得仅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她比姐姐强多了，起码证明她更能适应眼前这个社会。

哼！

当雨后的太阳照在苏薇得意的脸上的时候，她心里开始冷笑。好长时间以来她就一直在寻找机会教训教训苏蔷。这一天终于来了。

哼哼！苏蔷啊苏蔷，你就要知道我的厉害啦！

这样的得意让她进一步思路敏捷，让她想起还有一个相关的人她必须骚扰一下。她动作夸张地掏出手机，恶狠狠地给唐果发了个短信：亲爱的好久不见，我很快就会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

这个时候苏蔷和苏薇都不知道，何敬旗正接着段老板的一个电话。段老板说在幸福大厦见着马兰了，穿着警服

呢，像是去办案。他问何敬旗，马兰什么时候从瑞士回来的呀？

何敬旗一愣，说：不知道。

说完何敬旗却下意识地望了下天空。天空中已然没有下过雨的痕迹，也没出现彩虹；只有普通的阳光执着地穿过薄薄的云，在他的注视和感受中散发着不可避免的光和热。

2

马兰去接报警电话的时候，密密麻麻的雨顺着阳光散落下来，她的拍档谭小帅正在发表赏雨心得：不是说雨是苍天的眼泪吗？那么太阳雨一定就是太阳的眼泪啦。太阳都流泪了，大概不会有什么好事吧。

打电话的是一名中年妇女，住在幸福大厦五层，泣不成声地说她出差回来刚到家，发现十三岁的女儿死在床上。

马兰放下电话，冲着这个刚从警官学院毕业的谭小帅吐出三个字：乌鸦嘴！

此时的马兰当然不可能知道，这个案件找到她，算是冥冥中分不开的一种缘分。

幸福大厦属中高档住宅，是这个城市的房地产微微开

始发热的时候的建筑。告别繁琐的浮雕和廊柱倒是不错，却换上矫揉造作的巴洛克，不但匪夷所思，跟这个城市的原有建筑也格格不入。不过周围环境很单纯，没有洗脚屋、发廊之类的多事小店，倒有一个不大的停车场，紧邻的是几栋规格颇高的办公楼。马兰留心观察，没有什么特别发现。

命案现场是一个在采光、通风、布局方面都精益求精的温馨的三居室。门窗物品没有任何破坏也没有其他可疑迹象。小女孩的房间整洁芳香，女孩儿躺在床的一侧，光滑的皮肤收留着雨后的光线，安静极了。

疑似自杀。

可即使对一个成年人，自杀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何况任何自杀都不是突然发生的。心理学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自杀一般要经历的过程是这样的：产生自杀意念——下决心——行为发生变化+思考自杀方式——选择地点与时间——最后，才是采取自杀行为。还有，大部分自杀者死前都曾有过明显的直接或间接的求救信息：他们在决定自杀前会因为内心的痛苦而发出信号。

那么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是如何经历了这些残酷的过程呢？十三岁呀，一面穿着肚兜式的娃娃装，书包上挂着凯蒂猫，吃着棒棒糖，一面经历这些过程，可能吗？

马兰迅速在心里拟好了一个对老师同学及亲属等各种社会关系走访调查的计划。

然后，她想起她读过的一本书的卷首语：自然是没有飞跃的，而自杀就是一种飞跃。

这时候现场法医鉴定完毕。鉴定结果出乎马兰的预料：死亡时间在昨夜九点到十点半之间；身体各处完整，没有伤害的痕迹；没有突发病症显示；没有过量服用安眠类药物或其他致命药物的反应，没有任何中毒迹象。死亡原因有待进一步检验。

“除了死亡结果什么死亡症状都没有，我没遇到过这种情况。确实奇怪。”法医对马兰说，“这样的话，我不能保证下一步的检验结果很快出来，我可能面临一些说不清的难题，你做好思想准备。”

“知道了。”马兰轻声答道。

可是，一个才十三年的鲜嫩的生命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停止。

马兰调整了一下呼吸。她不相信什么超力量。可女孩儿确实死了，没有一滴血，没有一丝痛苦的表情，那么安静而整洁地没有了心跳和呼吸，像一个无字的谜语。

她以一个刑警的直觉意识到，女孩儿的死亡背景深不可测。

有人敲门。

马兰走过去把门打开，接着微微瞪大了眼睛。来者是一个年轻女人，马兰从来没见过一个人穿得这么五色斑斓，全身上下大面积的红、黄、黑和绛紫，这样浓烈而先锋的色彩组合，像是被压抑过后的一种释放。

啊，我叫唐果，我是孩子的小姨。我姐给我的电话。

我跟这个孩子很亲……

进来说吧。

唐果在孩子屋里转了一圈，马兰的眼睛随着唐果也在屋里转了一圈，没有什么新的发现。不，应该说马兰又一次注意到，孩子房间里有一种芳香，马兰感觉这种芳香是有年龄的，却与十三岁没有什么关系。马兰陷入短暂的沉思。这时候唐果一回头，马兰看到了她流下的眼泪，马兰相信她的悲痛发自内心。

接着他们一起到了母亲屋里。可怜的母亲在马兰他们刚到的时候神志还挺清醒，讲完她回到家怎么也唤不醒女儿的过程之后就瘫倒在地上。现在红着眼、傻着脸堆在床头，跟她说话没有任何反应。

唐果擦干眼泪代她姐姐回答了一些马兰的询问。

……

她们是单亲家庭。五六年以前孩子的父亲出国之后不久就提出离婚，再也没回来。

我姐在这件事上处理得特别好，孩子几乎没受什么影响。

孩子性格很好很活泼，学习不错，跟同学相处也不错。很自信，绝对不可能有抑郁症。

孩子很亲人，很亲我，我也特别喜欢她。

我觉得不可能是自杀。姐姐出差这些天我照顾她比较多，这孩子没有心机，她如果想自杀肯定会有什么蛛丝马迹的。一点都没有。

他杀就更不可能了，你说谁会去杀这么一个孩子呢？

.....

唐果算是一个健谈的人，马兰基本相信她说的都是真的。她的表情非常丰富，尤其是她的眼睛，可以迅速地变换内容，这在她的脸上形成一种概念：她不止就这一张脸。

马兰让她在笔录上签了字。

唐果。她的签名像两棵草，给马兰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谭小帅整理了一袋女孩儿的遗物，表现得比较专业。他看上去比平时严峻多了，线条稚嫩的脸庞竟显出些许刚毅。他的职业表情给了马兰一些好感。

当然，马兰要很久以后才能知道，这种表情对谭小帅来说，意味着什么。

离开幸福大厦的时候，马兰再次把周围环境观察了一遍。

她发现停车场有一辆车开着车窗，车上有个巨胖的男人正盯着自己看，还冲自己笑。

“啊！赐予我力量吧，希瑞！”

从女孩儿的学校回到办公室后，谭小帅双手合十对着那一大袋子遗物，夸张地祈求道。

正在研究笔录的马兰抬起头来，像是轻描淡写地说：“你跑题了。一个女孩儿死了，这是现实，不是魔幻片。”

谭小帅凑到马兰面前，一脸认真：我想我们应该沟通一下了。你看你刚从国外进修回来，我们合作的时间还太短，你还没来得及感受到我的魅力。但你不应该因此就轻视我呀。说实话我觉得你这个人不够大气，也不像一个学心理学的人。

说实话我觉得你也不像个警察。

答对了！我告诉你当警察是为我妈当的。我的人生第一志愿是当一个魔法师。我告诉你我很不理解哈利·波特为什么那么不愿意上魔药课，我可是最喜欢研究魔药了。上小学的时候我就能用高锰酸钾溶液和VC药片配成魔水，能把老师给的我们不满意的分数和评语都褪掉，改成我们满意的带回家。很多次都成功了。不过有时候我把同学们的试卷上烧了一些洞，挨了不少揍呢，可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过。

看不出你这个人还有些有趣的地方呢，不过你的幽默有点不合时宜，你不觉得吗？

我是迫切需要你的了解啊。我再告诉你，我的人生第二志愿呢是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工作，比如哈利·波特里的魔法大街“对角巷”，明明矗立在伦敦市最热闹的大街上，却没有几个人知道。我就是喜欢这种秘密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工作你想想，每天鬼鬼祟祟地多过瘾。你看我们这里，又简陋又明显。真没有意思。

我提醒你，世界上没有几个人可以工作在梦想之中。相对而言，警察已经离你的所谓梦想最近了，你不觉得吗？